

宋書

三十三



宋書

臣沈約新撰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曇首之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  
會稽將軍會稽內史父厥太子中庶子司徒左  
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三年起兵討王國寶時

宋書卷六十三

吳

厥丁母憂在家恭徽令起兵厥即聚眾應之以  
文為貞列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國寶既死恭徽  
厥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  
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  
至長子泰為恭所殺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厥  
相失厥以門釋曇首逃竄時空之後檢覓華甚  
急曇首使舉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  
末呵罵云奴才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  
次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

存亡不測布衣  
與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  
收其才用乃發歛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  
爲州主簿江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  
歷職者稱太祖征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  
不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入  
在己前邵怙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車  
直從者不過二二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

宋書列傳三十三

二

吳

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  
乃下車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爲邵白服登城  
爲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  
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  
建議曰袁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  
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母生情多  
宜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  
過欲擅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  
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

中領馬將軍未拜輔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安孫子爲太祖鎮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寧子先爲高祖太尉三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手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交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棄無入爲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

弘治四年

宋書列傳二十三

三

監生姜滄

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珉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開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毀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字豈限資秩自

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  
曰吏職然監觀只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  
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  
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  
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  
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類自  
羨之等丞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秬君亭

弘治四年

宋書列傳二十三

四

監生姜滄

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  
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莘  
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莘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  
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得官即拜以此  
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誦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  
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華  
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十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  
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  
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  
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  
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  
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弘治四年

宋傳二十三

五

歷生女舍

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  
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  
膏梁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旣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  
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  
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  
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  
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  
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



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陰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

嘉靖九年補刊

宋傳二十三

六

得近部位中兵參軍朱谷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旣下在廵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六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

中丞傅隆以下墨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關牒  
榮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  
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  
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歐咎其  
不請白虎幡銀字啟我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  
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墨首等會讌集  
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  
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墨首墨首曰近日之事  
豈能復也

宋書卷二十三

七

墨首墨首

豐樂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  
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  
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  
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墨  
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  
歸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墨首居  
中分其權任愈不悅墨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  
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  
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

何吳郡之有時弘父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  
客曰王公父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晏首勸弘  
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  
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  
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謚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  
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  
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震昇明末  
爲尚書令

弘治四年

宋傳二十三

八

監生姜滄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  
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止景仁少  
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  
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  
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  
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  
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  
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  
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

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

文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乞職讓又固陳曰臣志節

每弱盛者出處值皇途隆素身荷恩榮階牒推

異三月類積失在楚食於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

國守愚心者竊惟恐次之寵必歸器望疾膺之

任非才莫言二少自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首

事不知進退一高節一守下貽身以谷求之公私不見

三可願還案分誠聖幾踰越序易以誠懼

所以俯仰周信無處生恩澤廣流蘭艾同九

宋傳廿三

謂曰文前已賜必聖采取教之忘循命臣

廷議之愈既已屢領寧當重金行采不虞曠天冀

丹情愴款仰希照示詔曰景之提之懷有不

可改除貴門侍郎申君子之請尋領射擊

之善左衛將軍太一即位委過彌厚俄遷侍中

左衛如故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垂侍中驍驍

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一時為侍中俱居

門下皆以風力局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

莫入元嘉三年車馬征射晦司徒王弘入石中

天下省景仁長直其不掌日任臨平伯去及之

領軍侍中如故八祖所生也早太后早亡上奉

太后所生蘇氏甚以睦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

天下詔曰朕夙罹厄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是

隆懿戚少申罔恤之懷而禮入遺逸取正無所

盡之前代用否又止故惟疑累年存心未改

夫人會至傾殂情禮莫寄思遠恨與事而深

且月有期將卜窆也次祖以善秋以貴之義

武尊之德推恩之典也勳著和中外望傳之後昆稱

宋傳廿三

十一

心而仁或容不允可也其終以成其忠執事

不廢益增感實不仁也德之感靈啓厥祥

文母復天實降自林主上率遵先典號極敬崇

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

矣實泉之恩寔是感靈禮明昭文發詢求厥中謹

尋漢氏地恩加爵下時承素之弊并儒術蔑如自

三作放罔或前與懼非盛明所宜軌路晉監二

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也王之慎體至公

若惡重賞於無報奉天統者每屬情以申制所

以作車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遠謹露庸  
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  
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起輿載還府九年  
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  
居外任會王弘華白雲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  
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  
日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  
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  
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  
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  
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  
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  
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書問侍郎省  
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太祖雖  
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  
仁於西掖門外晉都內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遣  
寫禁故書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

而密表去來日中以事數言其大小必欲明也  
影迹周密其有親其際者收其法之日景仁便拂  
拭衣冠憂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  
垂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  
坐誅討類分一皆委之山以義康爲揚州刺史僕  
歟領吏部如故遣使召無以即授三簿代拜拜畢  
便覺其情理未錯惟守官之厚而忽更奇景仁問  
左右曰今年四月婚多文嫁多是及大雪景仁乘  
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嘗聞何得有六樹既而  
問

宋書列傳三十三

三

宋書

曰我誤邪疾轉篤人相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任  
僕躬下省爲州凡月餘去或云見劉湛爲崇時  
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今官如故諡曰文成  
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言曰殷僕躬  
疾患少日奄忽不救上議具經遠奉國竭誠周  
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  
不能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  
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重淹正風識明  
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舉實是留良屬近瞻

丘墳感泣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  
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為侍中度支  
尚書屬蜀人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  
有病無更橫疾恒因愚習暗日久妨清序可降為  
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子嘉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  
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勳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  
城為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  
太守祖亦黠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為揚

宋書卷三十三

十三

應書

州主簿高祖大尉參軍吳山陰令治比日有警朱  
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  
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戎涪城東軍既反二郡疆宗戾勸羅  
與聚眾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眾莫不為用出擊  
大破之遂當置百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  
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兵西將軍命為司馬及  
為揚州別駕從以平蜀全涪之功



新寧新寧縣以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為建成威將軍  
益州刺史以疾遷都嘉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一  
長子融之登立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融之見  
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折  
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襲  
父列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  
主簿舉秀才嘉熙六年有能名入為司徒祭  
酒南譙王義宣三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  
為司徒主簿丁母憂起復武康令自辭不免到  
三州  
宋書列傳三十三  
卷  
縣曰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  
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京諸郡大水民人饑饉  
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共米三百以演之及尚  
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按郵許以  
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  
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証悉制遣之百姓蒙賴  
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  
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威等結黨欲排  
演之書牒射殺景二演之弟使正義與湛等不

后漢因此讓之於義康嘗曰因論事不合曰義康  
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  
盡心於朝庭太祖甚嘉之以爲尚書且史部郎十  
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衛將軍  
景仁素卒乃以後軍長由入范景仁爲左衛將軍與  
演之對堂益示殊同參機密二十一年遷侍中右衛  
將軍加授太祖謂之曰侍中位高以之實優顯此  
甚矣宰相位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  
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還

宋書三十三

臣黃公生一銅哭器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  
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矣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鶴鳴鳳山不憂河不開也二十  
一年詔曰總司武政置雜員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  
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實審器思沈  
濟右衛將軍自華才應通敵理懷清憂並美彰出  
內誠亮有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茲在演之可申  
領軍自華可太子詹事自華臨逆謀演之與其有異  
言之太祖且華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以酒本州

大甲子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相  
和德亦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  
治事性好舉才申濟人滯而謙約自恃上賜女  
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  
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  
年五十二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貞疾演之昔與同使江濠字玄遠  
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  
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  
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  
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閱不睦坐徙始興  
郡勃免官林不錮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  
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為太子  
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  
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  
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  
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  
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

託法以爲名遂有黜百周族門生皆受財以少者  
三五方多至百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使宜明罰  
教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有受深遇忠  
實存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司徒勃西世令思  
德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  
事阮佃大王道隆等復爲司徒左長史爲廢帝  
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慈天明中爲著  
律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  
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後過差有司奏

先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上可且里聽行  
不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勰之子暢之龍衣  
三新勰男大明中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  
參軍爲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畢嗣齊受禪  
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窸子之力  
也汝曹平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且巽權意  
非昔三后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  
其非行他豐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垂平夫



臣沈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

六世曾祖

今四居

相

遠

相

忠

皆

或

等

廢

同

可

勝

一朝豈可具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何如

取人情如勝美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

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勝者則以無譏為證

塞勝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

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三陵之

言是言必於楚陵不逞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

為宗也飽饑寒是謂我朝一身為我朝其志非貪

爵也况此二賢非勝之論夫聖人立教猶云有

道無時君子亦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

可守一故耳若勝以此二賢為證則恐人人前

賢矣亦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議者兼

在於人不但指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與尋

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

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

見逼於王命所左丞則終

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

若以縷麻非為哀之主

更月之及不反者

不

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  
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  
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敦復申東  
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  
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  
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  
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  
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  
仕之理而雜以情議謂宜在貶裁耳若多引前

私語

宋書傳二十四

三

監生姜澹

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  
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興每  
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  
理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  
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  
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一其身况大丈夫哉既其  
不然天下之士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  
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  
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



慈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德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

宋書傳二十四

四一監生姜滄

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言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

乎夫恩宥卅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  
若國憲無負於滕則羨之漏塞自是名教之  
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  
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  
亡前史猶謂數公之方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  
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鄒賈充受辱於庾純  
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  
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位不足復言多者則夷  
齊於顛當三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

史書列傳三十四

五

集

於陳正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  
爲榮也滕今生無所倚賴已冥義安在乎昔  
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既感后哀駟驢偷  
婢身處三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  
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  
雖事有驚焉俗而理必獲申鄒誦葬母後園而身  
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子也日磔殺兒無譏以其  
忠也今豈可以一事定忠孝之所爲便可評殺  
兒葬母後園乎不可

四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

勝之才行無所多辯也勝非下官鄉親又不周  
族才能非所能悉若以勝謀能決敵才能周用  
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放謂宜如  
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  
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必理何緣多其  
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倅進號安西轉補  
功曹舉陳郡謝約自代曰蓋聞知賢弗荏臧文  
所以竊位宜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  
人之謬蒙過眷既思以義隆遂再切非服知進

宋書謝約傳

下

之難屢以上請自退之志未獲晉申夙夜懷  
未敢忘其懼伏日一行參軍謝約清悟審正理懷  
適美居以端石照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  
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為賢牧實  
副羣望入為台丞散騎侍郎司徒左西蜀大司  
馬琅邪王錄事中軍中丞剛直不

阿強貴明

忠直繩甚得直之體外甥劉毅權

重當時朝

對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

意於殺毅

世良焉義熙六年下鮮之使治書侍御

史丘洹奏彈劾曰上言傳詔羅道盛開闢遂  
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殺以道盛身  
有侯爵輒復停宥按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既  
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  
於後聞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  
制不相亂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  
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  
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  
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

所獲而爲未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谷詭託  
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  
以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  
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口不父  
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孝悌之實  
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  
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  
母沒者墳墓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禁

劉歆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與田單集教者  
好補於是會也高祖與教教者眉何其半積  
金隱人教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  
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千盡黑教意色  
大要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八鮮之大  
言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教甚不平曰一曰  
此鄭君何爲者無復黜黜之禮高祖少事也  
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  
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亦嘗實語要

宋書列傳二十四

八

須言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輒忽  
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氣淺  
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兼受  
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倭自中丞轉司  
徒左長史六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  
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  
祖墓在開封相去二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  
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臨關中高祖復  
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敗

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  
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  
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  
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  
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  
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  
險遠擗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策事從屈申遣  
使橫討而南夏清是賊方懼將來不敢動若  
輿駕造洛而又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

卷之二十一

七

之意此既必然江南頻頻注輿如鳥忽聞遠戎  
不測師之深遠必以殺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  
恐懼事不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  
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  
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散敗散  
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  
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  
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  
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

壁宜 漢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

况備

失律 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即之事

非敢

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惡復思

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

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南安河南安則濟西

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漢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

章齊鮮之爲人臣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入

善譚焉而隱厚之篤嘗與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

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嘗

長安志卷之七

十

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鮮

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鮮之請

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永初二年出爲丹楊尹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

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

太守秩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

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追贈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情位至

尚書郎始

裴松之三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琳光祿大夫  
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  
賈墳籍十有身簡泰平二年二月拜殿中將軍此官直  
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甚選名家以參贊問始  
用琅邪王茂之會稽新輔之南比之望重於時  
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繫不  
行尋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為吳興郡今在  
縣有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  
乘事嘗之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  
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  
庸綏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  
賴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散偽興幸  
頌已久是以孔惺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守  
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以為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  
相家殆便合羨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  
不加禁裁其散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



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  
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  
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  
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  
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  
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  
同除零陵內史徵為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  
尋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

宋書卷之四

三

卷

騎常侍袁滄司徒左司掾孔颯使揚州尚書三  
公郎陸子貞選部甄法崇使荊州貞外散騎常  
侍亮雖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前尚書右丞  
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  
亮從僕射車宗使青兖州松之使湘州尚書殺  
中郎阮長之使羅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  
州貞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  
梁州南秦州前貞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尉馬都尉奉和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

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  
有存省之禮聘規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  
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  
年朕以寡聞屬承洪業夙畏在位昧于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皆屬  
違和永早漢業雖勤躬庶事思弘收宜而機務  
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  
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  
難王道未宣下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俞等申令四方周行  
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  
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  
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故事無隋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  
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朕意  
焉松之反侍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  
以廣運爲福若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

新引時雖自治禮行出漢而聖

大哉之休詠廟造周之盛則也

下神靈玄

通道契曠代曷旒華堂歛心八表咨敬敷之未

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深憂身渙焉大

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語惠訓播乎遐陬是

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蹙吟踴躍文銘皇

風或有秋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旣流故

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等蒙靈鈿任忝

廁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

卷之六十一

明風化無隙無序按揚寡聞愆愆屏營不知

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高懸伏見矣知詔書

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寫書還具發奏謹依

舊志高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之美論者美

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得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

善書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

吏民便之入補通直為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

尋出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太元

唐外郎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  
天國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嗣  
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調注司馬  
遷史記並行於世

河承天東海郡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  
五歲失父母依族廣之鄉也聰明博學故承天  
幼漸訓義經史百家莫不該覽及壯為益陽  
令隨時之官安四年南蠻叛討相信命為參  
軍時殷仲堪相以等三舉兵以向朝廷承天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真初長沙公圍益陽  
以為其朝國府參軍遣通敬於高祖因除益陽  
令尋去職還家無軍將軍刻殺鎮姑蘇故為行  
參軍毅嘗出行而擊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  
直帥雖不傷人吏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晉置漢文帝乘輿馬者三以釋之効以  
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殺馬也故不  
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  
中人按律過誤誤以人三歲刑況不傷乎豈可也

出補元陽人... 校尉尋陽太守... 爲司馬尋職高祖... 劉毅留諸... 長民... 劉穆之屏人間... 天曰公... 行濟否云何... 承天曰不憂西不... 時別有一慮... 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 爾人遠... 且加重... 被縶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 願再徒劉... 以死心不復可得也... 除太學博士... 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參軍... 轉西中郎中... 軍... 義熙... 唐... 今... 尚... 祖... 在... 壽陽... 宋... 臺... 達... 及... 爲... 書... 祠... 部... 與... 傅... 亮... 共... 漢... 朝... 儀... 永... 初... 末... 補... 南... 臺... 治... 書... 侍... 御史... 謝... 晦... 鎮... 江... 爲... 南... 臺... 長... 史... 時... 有... 尹... 嘉... 者... 家... 貧... 母... 熊... 自... 以... 三... 點... 錢... 爲... 嘉... 償... 責... 坐... 不... 孝... 當... 死... 承... 天... 議... 曰... 被... 府... 官... 令... 普... 議... 尹... 嘉... 大... 辟... 事... 權... 法... 吏... 葛... 藤... 叢... 母... 告... 尹... 不... 孝... 欲... 殺... 者... 許... 之... 法... 云... 謂... 違... 犯... 教... 令... 殺... 者... 有... 惡... 父... 母... 欲... 殺... 者... 許... 之... 其... 所... 告... 惟... 取... 信... 於... 所... 求... 而... 許... 之... 謹... 蓋... 事... 原... 心... 嘉... 母... 辭... 自... 求... 質... 錢... 爲... 子... 還... 去... 尹... 嘉... 雖... 虧... 犯... 教... 義... 而... 能... 無... 請... 能... 求... 所... 以... 生... 之... 而... 今... 殺... 之... 非... 隨... 所... 求... 之...

宋書

卷一百一十四

十六

監生

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  
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  
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  
恤下議獄緩死中字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  
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  
條責敬恭之節於飢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  
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  
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  
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值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十四

十一

監生王安第

赦並免職進號衛將軍轉詔議參軍領記室元  
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曠密信報之曠  
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  
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  
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  
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  
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以  
戰走不脫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  
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爲邵意

趨未可

三入官便討時邵兄受命為益州

素善故

雖止不遣兵前益州刺史董璠舉之前已

西太守

劉道產去職還江陵轉將殺之奉天

又言一教皆得全免時既下奉天留府不從及到

三及之至馬頭承天自請歸罪者之以其有誠者

之使行向督府事七年去之此伐請為之官家

事及去之敗退承天以才華官族得免刑責以

禮尚言教中郎無在承天與於抗長等道真者

劉道同言言者親補承天真後崇代公道生等

為大司馬三應在補誦之例法以代公道等

高言親補承天言隨母補承天議曰尋劫制同

霜身親補承天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

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誦

妻子管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

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誦今若以

叔母為其有親今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誦

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其親之

文不辨男女之異也崇舉官員以生疑也非聖朝

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其親之

刑之旨謂代公可母子並宜元原故司徒

孔題奏事未御題已奏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題

名更以見官奏之乎天又議曰既沒之名不合

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

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場

除承天為世別復不能屈意朝右類以所長傳

同列不為儀射殿景仁所平出為勳賜內史音

在國與士人多不為在都又不公者皆州司所

請收家私值數萬十六年除舊作在都無因

卷之六

七

家云年已老而諸位並名家事多相用苟伯

一朝之貴者為師與天曰知官二鳳鳳將九

一者何言不事天子率及今者作知故時

母揚下况聖子又喪不葬為天議曰禮所不廢

當時京會一時故許三種財而不求信况三

家數一年中奏朝無相親實由淺情禮日同

禽獸者且竊以為一寶等同伍積全未嘗動

以美我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月

舊制有何嚴

然相糾或由

分爭以



此言如聞在東諸虜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適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旣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宣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皇帝子受子之顧廷之同爲執經項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四

二

御遠之略承天太子受子之顧廷之同爲執經項究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遠奉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僉統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巨力雖飲馬瀚海揚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背及舟車凶狡僥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禱宣帝永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言發中原戎狄僥垣間未暇以此清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四

而後德風

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  
肯譖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  
遂生猜懼其有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  
反恐烽燧之警言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  
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  
若得之朝詢引辨數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  
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  
約課其所言士有遠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

宋書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宋書

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異土之民  
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旣張宏圖將  
舉士女延詢事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  
示餘力內堅偽衆今若務存養許其自新雖未  
可羈致北關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  
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霍濟海之志時  
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  
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  
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

抱率虎旅精卒十萬使東溘夷則不足稍勸王  
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  
非皆恥爲左社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  
無寄故繚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  
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狂驅殘是其所以  
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  
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  
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竒兵深入殺

弘治四年

宋書傳二十四

二十二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  
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  
其端嚴允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  
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  
新城江陵移民南溪濡頊之戍家傳羨溪及袁  
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  
岸曹爽不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  
今歲之郊非畜牧之地非刈樹桑之邑故堅壁



兵鳥集於蹊不稼於火間井雖邊將必略不  
何以禦之若盛師運屯發農必衆馳手奔駟起  
役必遲散金五行賞值費必大換土客必怨曠必  
繁孰若因民所居並脩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  
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  
以實內地今青之充舊之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  
萬家此寇之資也今移可移從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大山以爲界至下邳左沐右沂  
田良野沃西阻關陵北枕大嶼四塞之內其號

卷之三

三

險固民性直遷聞於國始無虜之時喜其浴怨  
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共曉示安之危居以樂土  
宜其歌拚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  
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侵  
防衛有素也古之墟池與地皆有今雖積毀猶  
可脩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  
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採築場遷在一處婦  
子守家長吏爲師丁夫正婦春夏佃牧寇至之  
時一守一守其賊之士一守一守其餘羸弱猶

能等陣鼓譟士別團之兵家  
死戰士二千

抗羣虜三萬台三日募備車牛  
飾或械計十

家之資不下五百萬牛為重位伯  
兩參合鈞連

以衛其衆設捕賊不可因平行趨  
險賊所不能

干既已族居日可據地統令先明  
民知風或有

急徵發信宿可聚四國計丁銀仗  
勿使有闕守

家之邑數三二千增其後能各旨  
有仗素所服

習藝由上選保輸之於庫出行請  
以自衛

輸利實民一辭得者官以漸充之  
數年之內軍

用相備矣天官賦以兵國  
以成其德

並將在於運場一守一之官  
守其責

性勇山陵川達之勇  
以充之

易則害生是故成師遠屯  
清濟以實

唐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  
即用波衆

子治齊寄今在民商君  
秦設以耕戰終申威

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  
實由有數梁田

其邦自滅齊用教擊厥  
衆亦離漢魏以來

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

絕地回非復先王之

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

發遠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

經略唯望朝廷遣軍志戰之害三教之失

也今移兵實內浚治城疾居聚凱課三騎射

長吏簡試美言罷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

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

護老弱外通官途明職是愛同憂等錄不情由

習親親因事者盡職定是相識夜戰聞聲是

相救斯亦戰之一隅先漢之遺術論者必以古

軍流致難可謂安今不謂之也其整正器如舊

但欲先定民營其間新精者行其國而即之其

有毀欲權時得斷是必保彼堅之方以邊游騎假

以方將漸就三立車牛之賦課後之百攻守所

資軍國之要公因民所利導而率以新農之器

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氓集城之開守家總信夜

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不戒國富而

民不勞以於優得勝任坐食歲日不可同年而

論利鐵既不都

今承平來以合之令也





侍令史取僕射血頭命元時新除太知諮議  
免軍未拜為承天所紿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  
宗鑑終身元時又舉承天官夏四月七十束與  
官屬求其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之有隙陳郡  
陳夏人臨川內父盛運從祖弟也才學見知  
卒於益州二十四年承天遷延壽未拜上欲以  
為吏部已受命上曰承天官滿之也元言卒於豕  
年七十八先是論論有八百卷承天之制咸并合以  
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已年於前代承天之論並  
傳於世又文之二元古如麻生書在卷卷也

一宋書卷十四

三十一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代世言口之謂也夫戎夷狡黠  
飄迅難慮念宣元其境塞諸蠻其地皆使來還可  
防去途易捷也而後乃能禁其交攻養威懷寇漢  
世案秦舊迹厥山蓋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  
淮為疆場真不仕之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  
同隙乘豐高祖又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  
而兵孤援闊盛在承天既先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  
經多關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青

置境無國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  
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頽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  
藩落之固使士民跼倉天躋厚地繫虜俘囚  
而無所控告長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六載  
之二爾

列傳第二十四

宋書六十四

九十三

宋書卷六十四

樂

六十四

八十四  
但某在許州故裝以水飲賊程其巨船以  
爲人區抵水取器食天恩厚矣其後分  
水區以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  
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  
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飲其水

臣沈

勳

新撰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  
驥又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自以散騎侍郎  
隨道產征虜國城五等身轉道驥

宋書列傳五十五

驍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  
剛正甚為高祖所賞賈末初三年轉道驥太尉  
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  
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沈  
池氏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兄弟為督翰遣始  
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嘗  
玄衆詎諮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  
竺竝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  
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軍事益

刺史將軍  
論者稱之  
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  
為持節監司  
將軍如故會  
為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  
州豫州之梁部請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  
有死罪囚與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闕齋呈其事  
翰省訖語今日且去明可便呈明日與籤不敢復

梁書卷之三十三

二

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  
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  
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  
其罪因命左右收與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  
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  
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世簡  
之事在傳子康祖傳道產初為輔國參軍早無  
錫令在孫何能為高祖版為中軍行參軍少人為

道愷驍騎參軍龍少父爵晉安縣侯等侯廣

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愷所加道

產振武將軍南討命日始興謙之巴平廣三道產

不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郡人黃公生任肅之張石之等並護縱餘燼

與如親族攬羅與等招引白水氏規欲為亂道

產誅公生等二十一以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

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二年督梁南秦二州

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

三書列傳三十三

三

吳

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

多六年遣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

徵為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

議參軍仍為持節督羅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

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

軍寧蠻校尉羅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

羅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

順服悉出緣河為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

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景侯。道產患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詣蠻皆備衰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朝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無與。生時道產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持深伏。惟聖懷愍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陰大明中爲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

宋書卷之三十五

四

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爲氏寇所攻道錫宗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道錫情波駭肩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封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且旣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氏寇至城以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每以租布二十二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

李重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揚尹志  
後軍長史范晔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  
用本誓多者不得過一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  
州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  
治中荀濟文雷死棄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  
有司所糾值赦明年以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丁  
廷尉被省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會征南將  
宣曾祖軌避難河西曰任張氏符堅平涼刺史

宋書卷之三十三

祖始還關中兄坦願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唐

隨從南還太祖元言任遇甚厚廢後宣將軍

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鐸右將軍司

馬晚庶北人朝廷嘗以信燕遇之雖復人才可

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

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

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

假使生平今世豈食馬一服豈辦見知上變

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

之臣本中華高族三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  
亡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  
倉賜隔日磔胡人身爲 圍便超入內侍齒列  
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比  
士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二父使候同郡  
常華華子公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  
陽公義我真鎮三吳安辟爲州主簿後爲義二共  
車騎行參軍 其外散騎侍郎江貞立義恭撫軍

嘗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

公名元嘉七年 義欣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  
索虜撤河 彦之恐歸河北彦之使驥守洛陽  
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彦之敗退驥欲棄  
城走虜爲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鍾虛在日  
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從厚夫  
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從厚去政率所領虛鍾於  
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旣南渡洛城執弱今脩理  
城池竝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  
就共守此城大功旣立取鍾無愧從厚去信之卒



所領就驢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  
去驢亦委去城曰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  
從善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二大怒使  
遣威將軍鄭順之殺從善夫於壽陽從善夫入興  
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編神小將莫及始隨  
到方之北伐與虜虜遇從善夫入于斬訖敗虜救父  
莫父特勳首言以馬官匹贖之以讓為通直郎  
封從善夫為世祖無官身終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  
州二州為州之東元東安二郡諸軍事以從善將  
軍言言二州刺史在在八年志化善於齊上自  
義軍至二州刺史唯二穆之及驥為吏民所  
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代為刺史北上  
以為梁馬長子琬為負外以散騎侍郎太祖嘗  
有國詔赦坦琬轉開祝信未幾又追取之赦函  
已發大相推檢丞都谷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  
詔言驥答言開國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  
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六十四長子長  
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

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倂  
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黃門侍  
中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微  
素為人絲竹書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  
常相從 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入死廢帝深疾  
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墻之側聽其夜管積  
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  
子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廷在五色  
鎮者竝誅唯幼文兄太子少弟希文等數人  
得免

宋書傳二十五

八

七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空  
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竝  
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阼拜  
大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  
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為虜虜所囚後得叛還  
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  
軍高祖踐阼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

不請休

明員外散騎侍郎山為綏一將

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  
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  
後任豫虜被寇社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嘗  
出其不意悉皆禽於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  
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威惠兼著  
吏民便之臨川王義康復鎮二陵為平西中兵參  
軍河東太守衛陽王義慶又度安西府  
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

宋書卷之三十三

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為冀州青州之  
司樂安六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  
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  
伏聞朝恩嘗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  
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示寵私罔已復兼今授  
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即履行所統究  
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脩  
立竟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  
諸羅並得除省防衛緩懷利便非一日

必益著淳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從其有同  
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政  
必帶臣有乖承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公瓦口  
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妥疆場威刑  
愚不聞庸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  
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此  
虜入寇恬摧擊之爲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  
年起爲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  
青州遣后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廉  
以天書列傳三十三

秀之保城回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  
妻之還妻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寨來脅城日  
曉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斬之爲營欲挑  
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逼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  
界之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闓閉  
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  
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阼遷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齊州二州  
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州二州

兵百姓凋弊并恬初防衛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謨早卒謨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末子坦自巴西梓潼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鎮軍諮議參軍

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剋免官青州刺史肅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碣磔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凶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兖州世祖遣太子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兖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

精世人心三希仙好與婦莫不期一頗有

罵之者又性知畫績畫亦鳴鶴識夜之

或或記心目故筆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像

不好請人能忘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

因善自保不以此此三六等經耳由來有此數

二二諸賢因復亦甲之自應詠之清聲瓦

有資身不敢擊則之銀

已區區之情惻於存

魂氣靈察亦常人之作

宋書卷二十一

已孰謂有記目論印

事其相表體而知言

或未然邪好畫之亦山

是國朝是病者言不

復惶怖矣五六日來復

其甚自憂方作此合無復

下表御既不可解立欲便

問尋書玩古如此者

公此以名著弟僧諫亦右

續垂名斯為美矣

列傳第二十五

宋書六十五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五

十三

臨生簡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五

續垂名斯為美矣





